晉書/卷05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晉書
卷五十五列傳第二十五夏侯湛潘岳張載

► 列傳第二十六

夏侯湛 弟淳 淳子承潘岳 從子尼張載 弟協 協弟亢

夏侯湛

夏侯湛，字孝若，譙國譙人也。祖威，魏兗州刺史。父莊，淮南太守。湛幼有盛才，文章宏富，善構新詞，而美容觀，與潘岳友善，每行止同輿接茵，京都謂之「連璧」。

少為太尉掾。泰始中，舉賢良，對策中第，拜郎中，累年不調，乃作《抵疑》以自廣。其辭曰：

當路子有疑夏侯湛者而謂之曰：「吾聞有其才而不遇者，時也；有其時而不遇者，命也。吾子童幼而岐立，弱冠而著德，少而流聲，長而垂名。拔萃始立，而登宰相之朝；揮翼初儀，而受卿尹之舉。蕩典籍之華，談先王之言。入閶闔，躡丹墀，染彤管，吐洪煇，幹當世之務，觸人主之威，有效矣。而官不過散郎，舉不過賢良。鳳棲五期，龍蟠六年，英耀禿落，羽儀摧殘。而獨雍容藝文，蕩駘儒林，志不轟著述之業，口不釋《雅》《頌》之音，徒費情而耗力，勞神而苦心，此術亦以薄矣。而終莫之辯，宜吾子之陸沈也。且以言乎才，則吾子優矣。以言乎時，則子之所與二三公者，義則骨肉之固，交則明道之觀也。富於德，貴於官，其所發明，雖叩牛操築之客，傭賃拘關之隸，負俗懷譏之士，猶將登為大夫，顯為卿尹。于何有寶咳唾之音，愛錙銖之力？向若垂一鱗，回一翼，令吾子攀其飛騰之勢，掛其羽翼之末，猶奮迅于雲霄之際，騰驤於四極之外。今乃金口玉

音，漠然沈默。使吾子棲遲窮巷，守此困極，心有窮志，貌有饑色。吝江河之流，不以濯舟船之畔；惜東壁之光，不以寓貧婦之目。抑非二三公之蔽賢也，實吾子之拙惑也。」

夏侯子曰：「噫！湛也幸，有過，人必知之矣。吾子所以褒飾之太矣。斟酌之喻，非小丑之所堪也。然過承古人之誨，抑因數大夫之忝在弊室也，敢布其腹心，豈能隱几以覽其概乎！」

客曰：「敢祗以聽。」

夏侯子曰：「吾聞先大夫孔聖之言：『德之不修，學之不講，聞義不能徙，不善不能改，是吾憂也。』四德具而名位不至者，非吾任也。是以君子求諸己，小人求諸人。僕也承門戶之業，受過庭之訓，是以得接冠帶之末，充乎士大夫之列，頗窺《六經》之文，覽百家之學。弱年而入公朝，蒙蔽而當顯舉，進不能拔群出萃，卻不能抗排當世，志則乍顯乍昧，文則乍幽乍蔚。知之者則謂之欲逍遙以養生，不知之者則謂之欲遑遑以求達，此皆未是僕之所匿也。

僕又聞，世有道，則士無所執其節；黜陟明，則下不在量其力。是以當舉而不辭，入朝而酬問。僕，東野之鄙人，頑直之陋生也。不識當世之便，不達朝廷之情，不能倚靡容悅，出入崎傾，逐巧點妍，嘔喁辯佞。隨群班之次，伏簡墨之後。當此之時，若失水之魚，喪家之狗，行不勝衣，言不出口，安能干當世之務，觸人主之威，適足以露狂簡而增塵垢。縱使心有至言，言有偏直，此委巷之誠，非朝廷之欲也。

今天子以茂德臨天下，以八方六合為四境，海內無虞，萬國玄靜，九夷之從王化，猶洪聲之收清響；黎苗之樂函夏，若遊形之招惠景。鄉曲之徒，一介之士，曾諷《急就》、習甲子者，皆奮筆揚文，議制論道。出草苗，起林藪，御青瑣，入金墉者，無日不有。充三台之寺，盈中書之閣。有司不能竟其文，當年不能編其籍，此執政之所厭聞也。若乃群公百辟，卿士常伯，被硃佩紫，耀金帶白，坐而論道者，又充路盈寢，黃幄玉階之內，飽其尺牘矣。若僕之言，皆糞土之說，消磨灰爛，垢辱招穢，適可充衛士之爨，盈掃除之器。譬猶投盈寸之膠，而欲使江海易色；燒一羽之毛，而欲令大爐增勢。若燎原之煙，彌天之雲，噓之不益其熱，翕之不減其氣。今子見僕入朝暫對，便欲坐望高位，吐言數百，謂陵嶒一世，何吾子之失評也！僕固脂車以須放，秣馬以待卻，反耕於枳落，歸志乎渦瀨，從容乎農夫，優遊乎卒歲矣。

古者天子畫土以封群后，群后受國以臨其邦，懸大賞以樂其成，列九伐以討其違，興衰相形，安危相傾。故在位者以求賢為務，受任者以進才為急。今也則九州為一家，萬國為百郡，政有常道，法有恆訓，因循而禮樂自定，揖讓而天下大順。夫道學之貴遊，閭邑之搢紳，皆高門之子，世臣之胤，弘風長譽，推成而進，悠悠者皆天下之彥也。諷詁訓，傳《詩》《書》，講儒墨，說玄虛，僕皆不如也。二三公之簡僕於凡庸之肆，顯僕於細猥之中，則為功也重矣；時而清談，則為親也周矣。且古之君子，不知士，則不明不安。是以居逸而思危，對食而肴乾。今也則否。居位者以善身為靜，以寡交為慎，以弱斷為重，以怯言為信。不知士者無公誹，不得士者不私愧。彼在位者皆稷、契、咎、益、伊、呂、周、召之倫，叔豹、仲熊之儔，稽古則逾黃、唐，經緯則越虞、夏，蔑昆吾之功，嗤桓文之勳，抵挩管仲，蹉雹晏嬰。其遠則欲升鼎湖，近則欲超太平。方將保保重嗇神，獨善其身，玄白沖虛，仡爾養真。雖力挾太山，將不舉一羽；揚波萬里，將不濯一鱗。咳唾成珠玉，揮袂出風雲。豈肯蹴　　鄙事，取才進人，此又吾子之失言也。子獨不聞夫神人乎！嗡風飲露，不食五穀。登太清，游山嶽，靡芝草，弄白玉。不因而獨備，無假而自足。不與人路同嗜欲，不與世務齊榮辱。故能入無窮之門，享不死之年。以此言之，何待進賢！」

客曰：「聖人有言曰：『邦有道，貧且賤焉，恥也。』今子值有道之世，當太平之會，不攘袂奮氣，發謀出奇。使鳴鶴受和，好爵見縻。抑乃沈身郎署，約志勤卑，不亦羸哉！且伊尹之干成湯，甯戚之迓桓公，或投己鼎俎，或庸身飯牛，明廢興之機，歌《白水》之流，德入殷王，義感齊侯。故伊尹起庖廚而登阿衡，甯戚出車下而階大夫。外無微介，內無請謁，矯身擢手，徑躡名位。吾子亦何不慕賢以自厲，希古以慷慨乎！」

夏侯子曰：「嗚呼！是何言歟！富與貴是人之所欲，非僕之所惡也。夫幹將之劍，陸斷狗馬，水截蛟龍，而钅 公刀不能入泥。騏驥驊騮之乘，一日而致千里，而駑蹇不能邁畝。百煉之監，別鬚眉之數，而壁土不見泰山。鴻鵠一舉，橫四海之區，出青雲之外，而尺鷃不陵桑榆。此利鈍之覺，優劣之決也，夫欲進其身者，不過千萬乘，而僕以上朝堂，答世問，不過顯所知。僕以竭心思，盡才學，意無雅正可准，論無片言可采，是以頓於鄙劣而莫之能起也。以此言之，僕何為其不自銜哉！子不嫌僕德之不劭，而疑其位之不到，是猶反鏡而索照，登木而下釣，僕未以此為不肖也。

若乃伊尹負鼎以干湯，呂尚隱游以徼文，傅說操築以寤主，甯戚擊角以要君，此非僕所能也。莊周駘蕩以放言，君平賣卜以自賢，接輿陽狂以蔽身，梅福棄家以求仙，此又非僕之所安也。若乃季劄抗節於延陵，楊雄覃思于《太玄》，伯玉和柔於人懷，柳惠三絀

於士官，僕雖不敏，竊頗仿佛其清塵。」

後選補太子舍人，轉尚書郎，出為野王令。以邮隱為急，而緩於公調。政清務閑，優遊多暇，乃作《昆弟誥》。其辭曰：

惟正月才生魄，湛若曰：「咨爾弟淳、琬、瑶、謨、總、瞻：古人有言，『孝乎惟孝，友于兄弟。』『死喪之戚，兄弟孔懷。』又曰，『周之有至德也，莫如兄弟。』於戲！古之載於訓籍，傳於《詩》《書》者，厥乃不思，不可不行。爾其專乃心，一乃聽，砥礪乃性，以聽我之格言。」淳等拜手稽首。

湛若曰：「嗚呼！惟我皇乃祖滕公，肇厘厥德厥功，以左右漢祖，弘濟於嗣君，用垂祚於後。世世增敷前軌，濟其好行美德。明允相繼，冠冕胥及。以逮于皇曾祖潛侯，寅亮魏祖，用康乂厥世，遂啟土宇，以大綜厥勳於家。我皇祖穆侯，崇厥基以允厘顯志，用恢闡我令業。維我後府君侯，祗服哲命，欽明文思，以熙柔我家道，丕隆我先緒。欽若稽古訓，用敷訓典籍，乃綜其微言。嗚呼！自三墳、五典、八索、九丘，圖緯六藝，及百家眾流，罔不探賾索隱，鉤深致遠。《洪範》九疇，彝倫攸敘。乃命世立言，越用繼尼父之大業，斯文在茲。且九齡而我王母薛妃登遐，我後孝思罔極，惟以奉于穆侯之繼室蔡姬，以致其子道。蔡姬登遐，隘于穆侯之命，厥禮乃不得成，用不祔于祖姑。惟乃用騁其永慕，厥乃以疾辭位，用遜於厥家，布衣席稿，以終於三載。厥乃古訓無文，我後丕孝其心，用假於厥制，以穆于世父使君侯。惟伯後聰明睿智，奕世載德，用慈友于我後。我惟烝烝是虔，罔不克承厥誨，用增茂我敦篤，以播休美於一世，厥乃可不遵。惟我用夙夜匪懈，日鑽其道，而仰之彌高，鑽之彌堅，我用欲罷不敢。豈唯予躬是懼，實令跡是奉。厥乃晝分而食，夜分而寢。豈唯令跡是畏，實爾猶是儀。嗚呼，予其敬哉！俞！予聞之，周之有至德，有婦人焉。我母氏羊姬，宣慈愷悌，明粹篤誠，以撫訓群子。厥乃我齔齒，則受厥教於書學，不遑惟寧。敦《詩》《書》禮樂，孳孳弗倦。我有識惟與汝服厥誨，惟仁義惟孝友是尚，憂深思遠，祗以防於微。翳義形於色，厚愛平恕，以濟其寬裕。用緝和我七子，訓諧我五妹。惟我兄弟姊妹束修慎行，用不辱於冠帶，實母氏是憑。予其為政蕞爾，惟母氏仁之不行是戚，予其望色思寬。獄之不情，教之不泰是訓，予其納戒思詳。嗚呼！惟母氏信著於不言，行感於神明。若夫恭事于蔡姬，敦穆於九族，乃高於古之人。古之人厥乃千里承師，矧我惟父惟母世德之餘烈，服膺之弗可及，景仰之弗可階。汝其念哉！俾群弟天祚于我家，俾爾咸休明是履。淳英哉文明柔順，琬乃沈毅篤固，惟瑶厥清粹平理，謨茂哉儁哲寅亮，總其弘肅簡雅，瞻乃純鑠惠和。惟我蒙蔽，極否於義訓。嗟爾六弟，汝其滋義洗心，以補予之尤。予乃亦不敢忘汝之闕。嗚

呼！小子瞻，汝其見予之長於仁，未見予之長於義也。」

瞻曰：「俞！以如何？」湛若曰：「我之肇於總角，以逮於弱冠，暨於今之二毛，受學於先載，納誨于嚴父慈母。予其敬忌於厥身，而匡予之纖介，翼予之小疵，使予有過未曾不知，予知之逌改，惟衝子是賴。予親于心，愛於中，敬於貌。厥乃口無擇言，柔惠且直，廉而不劌，肅而不厲，厥其成予哉。用集我父母之訓，庶明厲翼，邇可遠在茲。」瞻拜手稽首曰：「俞！」湛曰：「都！在修身，在愛人。」瞻曰：「籲！惟聖其難之。」湛曰：「都！厥不行惟難，厥行惟易。」

淳曰：「俞！明而昧，崇而卑，沖而恆，顯而賢，同而疑，厲而柔，和而矜。」湛曰：「俞！乃言厥有道。」淳曰：「俞！祗服訓。」湛曰：「來！琬，汝亦昌言。」琬曰：「俞！身不及於人，不敢墮於勤，厥故維新。」湛曰：「俞！瑶亦昌言。」瑶曰：「俞！滋敬於己，不滋敬於己，惟敬乃恃，無忘有恥。」湛曰：「俞！謨亦昌言。」謨曰：「俞！無忘于不可不虞，形貌以心，訪心于虞。」湛曰：「俞！總亦昌言。」總曰：「俞！若憂厥憂以休。」湛曰：「俞！瞻亦昌言。」瞻曰：「俞！復外惟內，取諸內，不忘諸外。」湛曰：「俞！休哉」淳等拜手稽首，湛亦拜手稽首。乃歌曰：「明德復哉，家道休哉，世祚悠哉，百祿周哉！」又作歌曰：「訊德恭哉，訓翼從哉，內外康哉！」皆拜曰：「欽哉！」

居邑累年，朝野多歎其屈。除中書侍郎，出補南陽相。遷太子僕，未就命，而武帝崩。惠帝即位，以為散騎常侍。元康初，卒，年四十九。著論三十餘篇，別為一家之言。

初，湛作《周詩》成，以示潘岳。岳曰：「此文非徒溫雅，乃別見孝弟之性。」岳因此遂作《家風詩》。

湛族為盛門，性頗豪侈，侯服玉食，窮滋極珍。及將沒，遺命小棺薄斂，不修封樹。論者謂湛雖生不砥礪名節，死則儉約令終，是深達存亡之理。

弟淳

淳，字孝沖。亦有文藻，與湛俱知名。官至弋陽太守。遭中原傾覆，子侄多沒胡寇，唯息承渡江。

淳子承

承，字文子。參安東軍事，稍遷南平太守。太興末，王敦舉兵內向，承與梁州刺史甘卓、巴東監軍柳純、宜都太守譚該等，並露檄遠近，列敦罪狀。會甘卓懷疑不進，王師敗績，敦悉誅滅異己者，收承，欲殺之，承外兄王暠苦請得免。尋為散騎常侍。

潘岳

潘岳，字安仁，滎陽中牟人也。祖瑾，安平太守。父芘，琅邪內史。岳少以才穎見稱，鄉邑號為奇童，謂終賈之儔也。早辟司空太尉府，舉秀才。

泰始中，武帝躬耕藉田，岳作賦以美其事，曰：

伊晉之四年正月丁未，皇帝親率群後藉於千畝之甸，禮也。於是乃使甸師清畿，野廬掃路，封人壝宮，掌舍設柘。青壇郁其嶽立兮，翠幕黕以雲布。結崇基之靈阯兮，啟四塗之廣阼。沃野墳腴，膏壤平砥。清洛濁渠，引流激水。遐阡繩直，邇陌如矢。蔥犗服於縹軛兮，紺轅綴於黛耜。儼儲駕于廛左兮，俟萬乘之躬履。百僚先置，位以職分，自上下下，具惟命臣。襲春服之萋萋兮，接游車之轔轔。微風生於輕幰兮，纖埃起乎硃輪。森奉璋以階列兮，望皇軒而肅震。若湛露之晞朝陽兮，眾星之拱北辰也。

於是前驅魚麗，屬車鱗萃，闉闍洞啟，參途方駟，常伯陪乘，太僕執轡。后妃獻穜稑之種，司農撰播殖之器，挈壺掌升降之節，宮正設門閭之蹕。天子乃御玉輦，廕華蓋，沖牙錚鎗，綃紈綷糸蔡。金根照耀以炯晃兮，龍驥騰驤而沛艾。表硃玄於離坎兮，飛青縞於震兌。中黃曄以發輝兮，方彩紛其繁會。五路鳴鑾，九旗揚旆，瓊鈒入藻，雲罕晻藹。簫管嘲　　以啾嘈兮，鼓鼛硡　　以砰蓋，筍虡嶷以軒翥兮，洪鐘越乎區外。震震填填，塵霧連天，以幸乎藉田。蟬冕顕以灼灼兮，碧色肅其芊芊。似夜光之剖荊璞兮，若茂松之依山顛也。

於是我皇乃降靈壇，撫御耦，遊場染屨，洪縻在手。三推而舍，庶人終畝。貴賤以班，或五或九。于斯時也，居靡都鄙，人無華裔，長幼雜遝以交集，士女頒斌而咸戾。被褐振裾，垂髫總髻，躡踵側肩，掎裳連襼。黃塵為之四合兮，陽光為之潛翳。動容發音而觀者，莫不抃舞乎康衢，謳吟乎聖世。情欣樂乎昏作兮，慮盡力乎樹藝。靡誰督而常勤兮，莫之課而自厲。躬先勞而悅使兮，豈嚴刑而猛制哉！

有邑老田父，或進而稱曰：「蓋損益隨時，理有常然。高以下為基，人以食為天。正其末者端其本，善其後者慎其先。夫九土之宜弗任，四業之務不壹，野有菜蔬之色，朝乏代耕之秩。無儲蓄以虞災，徒望歲以自必。三代之衰，皆此物也。今聖上昧旦丕顯，夕惕若栗，圖匱于豐，防儉於逸，欽哉欽哉，惟穀之恤。展三時之弘務，致倉廩於盈溢，固堯、湯之用心，而存救之要術也。」若乃廟祧有事，祝宗諏日，簠簋普淖，則此之自實，縮酌蕭茅，又於是乎出。黍稷馨香，旨酒嘉栗。宜其時和年登，而神降之吉也。古人有言曰：「聖人之德，無以加於孝乎！」夫孝者，天之性、人之所由靈也。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，其或繼之者，鮮哉希矣！逮我皇晉，實光斯道，儀刑孚于萬國，愛敬盡于祖考。故躬稼以供粢盛，所以致孝也；勸穡以足百姓，所以固本也。能本而孝，盛德大業至矣哉！此一役也，二美顯焉，不亦遠乎，不亦重乎！敢作頌曰：

「思樂甸畿，薄采其芳。大君戾止，言藉其農。其農三推，萬國以祗。耨我公田，遂及我私。我簠斯盛，我簋斯齊。我倉如陵，我庾如坻。念茲在茲，永言孝思。人力普存，祝史正辭。神只攸歆，逸豫無期。一人有慶，兆民賴之。」

岳才名冠世，為眾所疾，遂棲遲十年。出為河陽令，負其才而鬱鬱不得志。時尚書僕射山濤、領吏部王濟、裴楷等並為帝所親遇，岳內非之，乃題閣道為謠曰：「閣道東，有大牛。王濟鞅，裴楷鞦，和嶠刺促不得休。」

轉懷令。時以逆旅逐末廢農，姦淫亡命，多所依湊，敗亂法度，敕當除之。十里一官樆，使老小貧戶守之，又差吏掌主，依客舍收錢。岳議曰：

「謹案：逆旅，久矣其所由來也。行者賴以頓止，居者薄收其直，交易貿遷，各得其所。官無役賦，因人成利，惠加百姓而公無末費。語曰：『許由辭帝堯之命，而舍於逆旅。』《外傳》曰：『晉陽處父過甯，舍於逆旅。』魏武皇帝亦以為宜，其詩曰：『逆旅整設，以通商賈。』然則自堯到今，未有不得客舍之法。唯商鞅尤之，固非聖世之所言也。方今四海會同，九服納貢，八方翼翼，公私滿路。近畿輻輳，客舍亦稠。冬有溫廬，夏有涼廕，芻秣成行，器用取給。疲牛必投，乘涼近進，發槅寫鞍，皆有所憩。

又諸劫盜皆起於迴絕，止乎人眾。十里蕭條，則奸軌生心；連陌接館，則寇情震懾。且聞聲有救，已發有追，不救有罪，不追有戮，禁暴捕亡，恆有司存。凡此皆客舍之益，而官樆之所乏也。又行者貪路，告糴炊爨，皆以昏晨。盛夏晝熱，又兼星夜，既限早閉，

不及樆門。或避晚關，迸逐路隅，祇是慢藏誨盜之原。苟以客舍多敗法教，官守棘樆，獨復何人？彼河橋、孟津，解券輸錢，高第督察，數入校出，品郎兩岸相檢，猶懼或失之。故懸以祿利，許以功報。今賤吏疲人，獨專樆稅，管開閉之權，藉不校之勢，此道路之蠹，奸利所殖也。率歷代之舊俗，獲行留之歡心，使客舍灑掃，以待征旅擇家而息，豈非眾庶顒顒之望。」

請曹列上，朝廷從之。

岳頻宰二邑，勤於政績。調補尚書度支郎，遷廷尉評，以公事免。楊駿輔政，高選吏佐，引岳為太傅主簿。駿誅，除名。初，譙人公孫宏少孤貧，客田于河陽，善鼓琴，頗能屬文。岳之為河陽令，愛其才藝，待之甚厚。至是，宏為楚王瑋長史，專殺生之政。時駿綱紀皆當從坐，同署主簿硃振已就戮。岳其夕取急在外，宏言之瑋，謂之假吏，故得免。未幾，選為長安令，作《西征賦》，述所經人物山水，文清旨詣，辭多不錄。征補博士，未召，以母疾輒去，官免。尋為著作郎，轉散騎侍郎，遷給事黃門侍郎。

岳性輕躁，趨世利，與石崇等諂事賈謐，每候其出，與崇輒望塵而拜。構湣懷之文，岳之辭也。謐二十四友，岳為其首。謐《晉書》限斷，亦岳之辭也。其母數誚之曰：「爾當知足，而幹沒不已乎？」而岳終不能改。

既仕宦不達，乃作《閒居賦》曰：

岳讀《汲黯傳》至司馬安四至九卿，而良史書之，題以巧宦之目，未曾不慨然廢書而歎也。曰：嗟乎！巧誠有之，拙亦宜然。顧常以為士之生也，非至聖無軌微妙玄通者，則必立功立事，效當年之用。是以資忠履信以進德，修辭立誠以居業。僕少竊鄉曲之譽，忝司空太尉之命，所奉之主，即太宰魯武公其人也。舉秀才為郎。逮事世祖武皇帝，為河陽、懷令，尚書郎，廷尉評。今天子諒暗之際，領太傅主簿。府主誅，除名為民。俄而復官，除長安令。遷博士，未召拜，親疾輒去，官免。自弱冠涉於知命之年，八徙官而一進階，再免，一除名，一不拜職，遷者三而已矣。雖通塞有遇，抑亦拙之效也。昔通人和長輿之論餘也，固曰「拙於用多」。稱多者，吾豈敢；言拙，則信而有征。方今俊乂在官，百工惟時，拙者可以絕意乎寵榮之事矣。太夫人在堂，有羸老之疾，尚何能違膝下色養，而屑屑從斗筲之役？於是覽止足之分，庶浮雲之志，築室種樹，逍遙自得。池沼足以漁釣，春稅足以代耕。灌園鬻蔬，供朝夕之膳；牧羊酤酪，俟伏臘之費。孝乎惟孝，友于兄弟，此亦拙者之為政也。乃作《閒居賦》以歌事遂情焉。其辭曰：

遨墳素之長圃，步先哲之高衢。雖吾顏之雲厚，猶內愧于寧蘧。有道餘不仕，無道吾不愚。何巧智之不足，而拙艱之有餘也！於是退而閒居，於洛之涘。身齊逸民，名綴下士。背京溯伊，面郊後市。浮梁黝以逕度，靈台傑其高峙。窺天文之秘奧，睹人事之終始。其西則有元戎禁營，玄幕綠徽，溪子巨黍，異絫同歸，砲石雷駭，激矢虻飛，以先啟行，耀我皇威。其東則有明堂辟雍，清穆敞閑，環林縈映，圓海回泉，聿追孝以嚴父，宗文考以配天，祗聖敬以明順，養更老以崇年。若乃背冬涉春，陰謝陽施，天子有事于柴燎，以郊祖而展義，張鈞天之廣樂，備千乘之萬騎，服棸棸以齊玄，管啾啾而並吹，煌煌乎，隱隱乎，茲禮容之壯觀，而王制之巨麗也。兩學齊列，雙宇如一，右延國胄，左納良逸。祁祁生徒，濟濟儒術，或升之堂，或入之室。教無常師，道在則是。故髦士投紱，名王懷璽，訓若風行，應猶草靡。此裏仁所以為美，孟母所以三徙也。

爰定我居，築室穿池，長楊映沼，芳枳樹樆，遊鱗瀺灂，菡萏敷披，竹木蓊藹，靈果參差。張公大穀之梨，梁侯烏椑之柿，周文弱枝之棗，房陵硃仲之李，靡不畢植。三桃表櫻胡之別，二奈耀丹白之色，石榴蒲桃之珍，磊落蔓延乎其側。梅杏鬱棣之屬，繁榮藻麗之飾，華實照爛，言所不能極也。菜則蔥韭蒜芋，青筍紫薑，堇薺甘旨，蓼葵芬芳，蘘荷依陰，時藿向陽，綠葵含露，白薤負霜。

於是凜秋暑退，熙春寒往，微雨新晴，六合清朗。太夫人乃御版輿，升輕軒，遠覽王畿，近周家園，體以行和，藥以勞宣，常膳載加，舊痾有痊。於是席長筵，列孫子柳垂廕，車結軌，陸摘紫房，水掛赬鯉，或宴于林，或禊於汜。昆弟斑白，兒童稚齒，稱萬壽以獻觴，咸一懽而一喜。壽觴舉，慈顏和，浮杯樂飲，絲竹駢羅，頓足起舞，抗音高歌，人生安樂，孰知其他。退求已而自省，信用薄而才劣。奉周任之格言，敢陳力而就列。幾陋身之不保，而奚擬乎明哲，仰眾妙而絕思，終優遊以養拙。

初，芘為琅邪內史，孫秀為小史給岳，而狡黠自喜。岳惡其為人，數撻辱之，秀常銜忿。及趙王倫輔政，秀為中書令。岳於省內謂秀曰：「孫令猶憶疇昔周旋不？」答曰：「中心藏之，何日忘之！」岳於是自知不免。俄而秀遂誣岳及石崇、歐陽建謀奉淮南王允、齊王冏為亂，誅之，夷三族。岳將詣市，與母別曰：「負阿母！」初被收，俱不相知，石崇已送在市，岳後至，崇謂之曰：「安仁，卿亦復爾邪！」岳曰：「可謂白首同所歸。」岳《金穀詩》云：「投分寄石友，白首同所歸。」乃成其讖。岳母及兄侍御史釋、弟燕令豹、司徒掾據、據弟詵，兄弟之子，己出之女，無長幼一時被害，唯釋子伯武逃難得免。而豹女與其母相抱號呼不可解，會詔原之。

岳美姿儀，辭藻絕麗，尤善為哀誄之文。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，婦人遇之者，皆聯手縈繞，投之以果，遂滿車而歸。時張載甚醜，每行，小兒以瓦石擲之，委頓而反。

從子尼

岳從子尼。尼字正叔。祖勖，漢東海相。父滿，平原內史。並以學行稱。尼少有清才，與岳俱以文章見知。性靜退不競，唯以勤學著述為事。著《安身論》以明所守，其辭曰：

蓋崇德莫大乎安身，安身莫尚乎存正，存正莫重乎無私，無私莫深乎寡欲。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，易其心而後語，定其交而後求，篤其志而後行。然則動者，吉凶之端也；語者，榮辱之主也；求者，利病之幾也；行者，安危之決也。故君子不妄動也，動必適其道；不徒語也，語必經於理；不苟求也，求必造於義；不虛行也，行必由於正。夫然，用能免或系之凶，享自天之祐。故身不安則殆，言不從則悖，交不審則惑，行不篤則危。四者行乎中，則憂患接乎外矣。憂患之接，必生於自私，而興於有欲。自私者不能成其私，有欲者不能濟其欲，理之至也。欲苟不濟，能無爭乎？私苟不從，能無伐乎？人人自私，家家有欲，眾欲並爭，群私交伐。爭，則亂之萌也；伐，則怨之府也。怨亂既構，危害及之，得不懼乎？

然棄本要末之徒，知進忘退之士，莫不飾才銳智，抽鋒擢穎，傾側乎勢利之交，馳騁乎當塗之務。朝有彈冠之朋，野有結綬之友，党與熾于前，榮名扇其後。握權，則赴者鱗集；失寵，則散者瓦解；求利，則托刎頸之歡；爭路，則構刻骨之隙。於是浮偽波騰，曲辯雲沸，寒暑殊聲，朝夕異價，駑蹇希奔放之跡，鉛刀競一割之用。至於愛惡相攻，與奪交戰，誹謗噂　　，毀譽縱橫，君子務能，小人伐技，風頹於上，俗弊於下。禍結而恨爭也不強，患至而悔伐之未辯，大者傾國喪家，次則覆身滅祀。其故何邪？豈不始於私欲而終於爭伐哉？

君子則不然。知自私之害公也，然後外其身；知有欲之傷德也，故遠絕榮利；知爭競之遘災也，故犯而不校；知好伐之招怨也，故有功而不德。安身而不為私，故身正而私全；慎言而不適欲，故言濟而欲從；定交而不求益，故交立而益厚；謹行而不求名，故行成而名美。止則立乎無私之域，行則由乎不爭之塗，必將通天下之理，而濟萬物之性。天下猶我，故與天下同其欲；己猶萬物，故與萬物同其利。

夫能保其安者，非謂崇生生之厚而耽逸豫之樂也，不忘危而已。有期進者，非謂窮貴寵之榮而藉名位之重也，不忘退而已。存其治者，非謂嚴刑政之威而明司察之禁也，不忘亂而已。故寢蓬室，隱陋巷，披短褐，茹藜藿，環堵而居，易衣而出，苟存乎道，非不安也。雖坐華殿，載文軒，服黼繡，御方丈，重門而處，成列而行，不得與之齊榮。用天時，分地利，甘布衣，安藪澤，沾體塗足，耕而後食，苟崇乎德，非不進也。雖居高位，饗重祿，執權衡，握機秘，功蓋當時，勢侔人主，不得與之比逸。遺意慮，沒才智，忘肝膽，棄形器，貌若無能，志若不及，苟正乎心，非不治也。雖繁計策，廣術藝，審刑名，峻法制，文辯流離，論議絕世，不得與之爭功。故安也者，安乎道者也。進也者，進乎德者也。治也者，治乎心者也。未有安身而不能保國家，進德而不能處富貴，治心而不能治萬物者也。

然思危所以求安，慮退所以能進，懼亂所以保治，戒亡所以獲存也。若乃弱志虛心，曠神遠致，徙倚乎不拔之根，浮游乎無垠之外，不自貴於物而物宗焉，不自重於人而人敬焉。可親而不可慢也，可尊而不可遠也。親之如不足，天下莫之能狎也；舉之如易勝，而當世莫之能困也。達則濟其道而不榮也，窮則善其身而不悶也，用則立於上而非爭也，舍則藏於下而非讓也。夫榮之所不能動者，則辱之所不能加也；利之所不能勸者，則害之所不能嬰也。譽之所不能益者，則毀之所不能損也。

今之學者誠能釋自私之心，塞有欲之求，杜交爭之原，去矜伐之態，動則行乎至通之路，靜則入乎大順之門，泰則翔乎寥廓之宇，否則淪乎渾冥之泉，邪氣不能幹其度，外物不能擾其神，哀樂不能蕩其守，死生不能易其真，而以造化為工匠，天地為陶鈞，名位為糟粕，勢利為埃塵，治其內而不飾其外，求諸己而不假諸人，忠肅以奉上，愛敬以事親，可以御一體，可以牧萬民，可以處富貴，可以安賤貧，經盛衰而不改，則庶幾乎能安身矣。

初應州辟，後以父老，辭位致養。太康中，舉秀才，為太常博士。歷高陸令、淮南王允鎮東參軍。元康初，拜太子舍人，上《釋奠頌》。其辭曰：

元康元年冬十二月，上以皇太子富於春秋，而人道之始莫先於孝悌，初命講《孝經》於崇正殿。實應天縱生知之量，微言奧義，發自聖問，業終而體達。三年春閏月，將有事於上庠，釋奠于先師，禮也。越二十四日丙申，侍祠者既齊，輿駕次於太學。太傅在前，少傅在後，恂恂乎弘保訓之道；宮臣畢從，三率備衛，濟濟乎肅翼贊之敬。乃掃壇為殿，懸幕為宮。夫子位於西序，顏回侍於北墉。宗伯掌禮，司儀辯位。二學儒官，搢紳先生

之徒，垂纓佩玉，規行矩步者，皆端委而陪於堂下，以待執事之命。設樽篚於兩楹之間，陳罍洗於阼階之左。几筵既布，鐘懸既列，我後乃躬拜俯之勤，資在三之義。謙光之美彌劭，闕里之教克崇，穆穆焉，邕邕焉，真先王之徽典，不刊之美業，允不可替已。於是牲饋之事既終，享獻之禮已畢，釋玄衣，御春服，馳齋禁，反故式。天子乃命內外群司，百辟卿士，蕃王三事，至於學徒國子，咸來觀禮，我後皆延而與之燕。金石簫管之音，八佾六代之舞，鏗鏘闛閎，般辟俯仰，可以澄神滌欲，移風易俗者，罔不畢奏。抑淫哇，屏《鄭》《衛》，遠佞邪，釋巧辯。是日也，人無愚智，路無遠邇，離鄉越國，扶老攜幼，不期而俱萃。皆延頸以視，傾耳以聽，希道慕業，洗心革志，想洙、泗之風，歌來蘇之惠。然後知居室之善，著應乎千里之外；不言之化，洋溢於九有之內。於熙乎若典，固皇代之壯觀，萬載之一會也。尼昔忝禮官，嘗聞俎豆。今廁末列，親睹盛美，濈漬徽猷，沐浴芳潤，不知手舞口詠，竊作頌一篇。義近辭陋，不足測盛德之形容，光聖明之遐度。其辭曰：

三元迭運，五德代微。黃精既亢，素靈乃暉。有皇承天，造我晉畿。祚以大寶，登以龍飛。宣基誕命，景熙遐緒，三分自文，受終惟武。席捲要蠻，蕩定荒阻；道濟群生，化流率土。後帝承哉，丕隆曾構。奄有萬方，光宅宇宙。

篤生上嗣，繼期挺秀。聖敬日躋，浚哲閎茂。留精儒術，敦閱古訓。遵道讓齒，降心下問。鋪以金聲，光以玉潤。如日之升，如乾之運。乃延台保，乃命學臣。聖容穆穆，侍講闇闇。抽演微言，啟發道真。探幽窮賾，溫故知新。講業既終，精義既研。崇聖重師，卜日告奠。陳其三牢，引其四縣。既戒既式，乃盥乃薦。

恂恂孔聖，百王攸希。亹亹顏生，好學無違。曰皇儲后，體神合幾。兆吉先見，知來洞微。濟濟二宮，藹藹庶僚。俊乂鱗萃，髦士盈朝。如彼和肆，莫匪瓊瑤；如彼儀鳳，樂我《雲》《韶》。瓊瑤誰剖？四門洞開；《雲》《韶》奚樂？神人允諧。蟬冕耀庭。細珮振階。德以謙光，仁以恩懷。我酒惟清，我肴惟馨。舞以六代，歌以九成。

莘莘胄子，祁祁學生。洗心自百，觀國之榮。學猶蒔苗，化若偃草。博我以文，弘我以道。萬邦蟬蛻，矧乃俊造。鑽蚌瑩珠，剖石摛藻。絲匪玄黃，水罔方圓。引之斯流，染之斯鮮。若金受範，若埴在甄。上好如雲，下效如川。

昔在周興，王化之始。曰文曰武，時惟世子。今我皇儲，齊聖通理。緝熙重光，于穆不已。于穆伊何？思文哲後。媚茲一人，實副元首。孝洽家邦，光照九有。純嘏自晉，永

世昌阜。微微下臣，過充近侍。猥躡風雲，鸞龍是廁。身澡芳流，目玩盛事。竭誠作頌，祗詠聖志。

出為宛令，在任寬而不縱，恤隱勤政，厲公平而遺人事。入補尚書郎，俄轉著作郎。為《乘輿箴》，其辭曰：

《易》稱「有天地然後有人倫，有父子然後有君臣」。傳曰：「大者天地，其次君臣。」然君臣父子之道，天地人倫之本，未有以先之者也。故天生蒸人而樹之君，使司牧之，將以導群生之性，而理萬物之情。豈以寵一人之身，極無量之欲，如斯而已哉！夫古之為君者，無欲而至公，故有茅茨土階之儉；而後之為君，有欲而自利，故有瑤台瓊室之侈。無欲者，天下共推之；有欲者，天下共爭之。推之之極，雖禪代猶脫屣；爭之之極，雖劫殺而不避。故曰「天下非一人之天下，乃天下之天下」，安可求而得，辭而已者乎！

夫修諸己而化諸人，出乎邇而見乎遠者，言行之謂也。故人主所患，莫甚於不知其過；而所美，莫美于好聞其過。若有君於此，而曰予必無過，唯其言而莫之違，斯孔子所謂其庶幾乎一言而喪國者也。蓋君子之過，如日月之蝕：過也，人皆見之，更也，人皆仰之。雖以堯、舜、湯、武之盛，必有誹謗之木，敢諫之鼓，盤杅之銘，無諱之史，所以閑其邪僻而納諸正道，其自維持如此之備。故箴規之興，將以救過補闕，然猶依違諷喻，使言之者無罪，聞之者足以自誡。先儒既援古義，舉內外之殊，而高祖亦序六官，論成敗之要，義正辭約，又盡善矣。自《虞人箴》以至於《百官》，非唯規其所司，誠欲人主斟酌其得失焉。《春秋傳》曰「命百官箴王闕」，則亦天子之事也。

尼以為王者膺受命之期，當神器之運，總萬機而撫四海，簡群才而審所授，孜孜於得人，汲汲于聞過，雖廷爭面折，猶將祈請而求焉。至於箴規，諫之順者，曷為獨闕之哉？是以不量其學陋思淺，因負擔之餘，嘗試撰而述之。不敢斥至尊之號，故以「乘輿」目篇。蓋帝王之事至大，而古今之變至眾，文繁而義詭，意局而辭野，將欲希企前賢，仿佛崇軌，譬猶丘坻之望華岱，恆星之系日月也，其不逮明矣。頌曰：

元元遂初，芒芒太始。清濁同流，玄黃錯峙。上下弗形，尊卑靡紀。赫胥悠哉，大庭尚矣。皇極啟建，兩儀既分。彝倫需永序，萬邦已紛。國事明王，家奉嚴君。各有攸尊，德用不勤。羲、農已降，暨于夏、殷。或禪或傳，乃質乃文。

太上無名，下知有之。仁義不存，而人歸孝慈。無為無執，何欲何思。忠信之薄，禮刑

實滋。既譽既畏，以侮以欺。作誓作盟，而人始叛疑。煌煌四海，藹藹萬乘，菲誓焉憑？左輔右弼，前疑後丞。一日萬機，業業兢兢。夫出其言善，則千里是應；而莫餘違，亦喪邦有征。樞機之動，式以廢興。殷監不遠，若之何勿懲！

且厚味臘毒，豐屋生災。辛作琁室，而夏興瑤台。糟丘酒池，象箸玉杯。厥肴伊何？龍肝豹胎。惟此哲婦，職為亂階。殷用喪師，夏亦不恢。是以帝堯在位，茅茨不翦。周文日昃，昧旦丕顯。夫德輶如毛，而或舉之者鮮。故《濩》有慚德，《武》未盡善。下世道衰，末俗化淺。耽樂逸游，荒淫沈湎。不式古訓，而好是佞辯；不遵王路，而覆車是踐。成敗之效，載在先典。匪唯陵夷，厥世用殄。故曰樹君如之何？將人是司牧。視之猶傷，而知其寒燠。故能撫之斯柔，而敦之斯睦；無遠不懷，靡思不服。夫豈厭縱一人，而玩其耳目；內迷聲色，外荒弛逐；不修政事，而終於顛覆？

昔唐氏授舜，舜亦命禹。受終納祖，丕承天序。放桀惟湯，克殷伊武。故禪代非一姓，社稷無常主。四嶽三塗，九州之阻。彭蠡、洞庭，殷商之旅。虞夏之隆，非由尺土。而紂之百克，卒於絕緒。故王者無親，唯在擇人。傾蓋惟舊，白首乃新。望由釣夫，伊起有莘。負鼎鼓刀，而謀合聖神。夫豈借官左右，而取介近臣。蓋有國有家者，莫雲我聰，或此面從；莫謂我智，聽受未易。甘言美疾，鮮不為累。由夷逃寵，遠於脫屣。奈何人主，位極則侈？

知人則哲，惟帝所難。唐朝既泰，四族作奸。周室既隆，而管、蔡不虔。匪我二聖，孰弭斯患？若九德咸受，俊乂在官，君非臣莫治，臣非君莫安。故《書》美康哉，而《易》貴金蘭。有皇司國，敢告納言。

及趙王倫簒位，孫秀專政，忠良之士皆罹禍酷。尼遂疾篤，取假拜掃墳墓。聞齊王冏起義，乃赴許昌。冏引為參軍，與謀時務，兼管書記。事平，封安昌公。歷黃門侍郎、散騎常侍、侍中、秘書監。永興末，為中書令。時三王戰爭，皇家多故，尼職居顯要，從容而已。雖憂虞不及，而備嘗艱難。永嘉中，遷太常卿。洛陽將沒，攜家屬東出成皋，欲還鄉里。道遇賊，不得前，病卒於塢壁，年六十餘。

張載

張載，字孟陽，安平人也。父收，蜀郡太守。載性閒雅，博學有文章。太康初，至蜀省父，道經劍閣。載以蜀人恃險好亂，因著銘以作誡曰：

岩岩梁山，積石峨峨。遠屬荊、衡，近綴岷、嶓。南通邛、僰，北達褒斜。狹過彭、碣，高逾嵩、華。惟蜀之門，作固作鎮。是曰劍閣，壁立千仞。窮地之險，極路之峻。世濁則逆，道清斯順。閉由往漢，開自有晉。秦得百二，併吞諸侯。齊得十二，田生獻籌。矧茲狹隘，土之外區。一人荷戟，萬夫趑趄。形勝之地，非親勿居。昔在武侯，中流而喜。河山之固，見屈吳起。洞庭孟門，二國不祀。興實由德，險亦難恃。自古及今，天命不易。憑阻作昏，鮮不敗績。公孫既沒，劉氏銜璧。覆車之軌，無或重跡。勒銘山阿，敢告梁益。

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，乃表上其文，武帝遣使鐫之於劍閣山焉。

載又為《榷論》曰：

夫賢人君子將立天下之功，成天下之名，非遇其時，曷由致之哉！故嘗試論之：殷湯無鳴條之事，則伊尹，有莘之匹夫也；周武無牧野之陣，則呂牙，渭濱之釣翁也。若茲之類，不可勝紀。蓋聲發回應，形動影從，時平則才伏，世亂則奇用，豈不信歟！設使秦、莽修三王之法，時致隆平，則漢祖，泗上之健吏；光武，春陵之俠客耳，況乎附麗者哉！故當其有事也，則足非千里，不入於輿；刃非斬鴻，不韜於鞘。是以駑蹇望風而退，頑鈍未試而廢。及其無事也，則牛驥共牢，利鈍齊列，而無長塗犀革以決之，此離硃與瞽者同眼之說也。處守平之世，而欲建殊常之勳，居太平之際，而吐違俗之謀，此猶卻步而登山，鬻章甫於越也。漢文帝見李廣而歎曰：「惜子不遇，當高帝時，萬戶侯豈足道哉！」故智無所運其籌，勇無所奮其氣，則勇怯一也；才無所騁其能，辯無所展其說，則頑慧均也。是以吳榜越船，不能無水而浮；青虬赤螭，不能無雲而飛。故和璧之在荊山，隋珠之潛重川，非遇其人，焉有連城之價，照車之名乎！青骹繁霜，縶於籠中，何以效其撮東郭於韝下也？白猨玄豹，藏於櫺檻，何以知其接垂條於千仞也？孱夫與烏獲訟力，非龍文赤鼎，無以明之；蓋聶政與荊卿爭勇，非強秦之威，孰能辨之？故餓夫庸隸，抱關屠釣之倫，一旦而都卿相之位，建金石之號者，或有懷顏、孟之術，抱伊、管之略，沒世而不齒者，此言有事之世易為功，無為之時難為名也。若斯湮滅而不稱，曾不足以多說。

況夫庸庸之徒，少有不得意者，則自以為枉伏。莫不飾小辯、立小善以偶時，結朋黨、聚虛譽以驅俗。進之無補于時，退之無損於化。而世主相與雷同齊口，吹而煦之，豈不哀哉！今士循常習故，規行矩步，積階級，累閥閱，碌碌然以取世資。若夫魁梧俊傑，

卓躒俶儻之徒，直將伏死嶔岑之下，安能與步驟共爭道里乎！至如軒冕黼班之士，苟不能匡化輔政，佐時益世，而徒俯仰取容，要榮求利，厚自封之資，豐私家之積，此沐猴而冠耳，尚焉足道哉！

載又為《蒙汜賦》，司隸校尉傅玄見而嗟歎，以車迎之，言談盡日，為之延譽，遂知名。起家佐著作郎，出補肥鄉令。復為著作郎，轉太子中舍人，遷樂安相、弘農太守。長沙王乂請為記室督。拜中書侍郎，復領著作。載見世方亂，無復進仕意，遂稱疾篤告歸，卒於家。

弟協

協字景陽，少有俊才，與載齊名。辟公府掾，轉秘書郎，補華陰令、征北大將軍從事中郎，遷中書侍郎。轉河間內史，在郡清簡寡欲。

于時天下已亂，所在寇盜，協遂棄絕人事，屏居草澤，守道不競，以屬詠自娛。擬諸文士作《七命》。其辭曰：

沖漠公子，含華隱曜，嘉遯龍蟠，超世高蹈，游心於浩然，玩志乎眾妙，絕景乎大荒之遐阻，吞響乎幽山之窮奧。於是徇華大夫聞而造焉。乃整雲輅，驂飛黃，越奔沙，輾流霜，陵扶搖之風，躡堅冰之津，旌拂霄崿，軌出蒼垠，天清泠而無霞，野曠朗而無塵，臨重岫而攬轡，顧石室而回輪。遂適沖漠公子之所居。其居也，崢嶸幽藹，蕭瑟虛玄，溟海渾濩湧其後，嶰谷巉嶆張其前，尋竹竦莖廕其壑，百籟群鳴籠其山，沖飆發而回日，飛礫起而灑天。於是登絕巘，逆長風，陳辨惑之辭，命公子于岩中。曰：「蓋聞聖人不卷道而背時，智士不遺身而匿跡，生必耀華名於玉牒，沒則勒鴻伐于金冊。今公子違世陸沈，避地獨竄，有生之歡滅，資父之義廢。愁洽百年，苦溢千載，何異促鱗之遊汀濘，短羽之棲翳薈！今將榮子以天人之大寶，悅子以縱性之至娛，窮地而游，中天而居，傾四海之歡，殫九州之腴，鑽屈穀之瓠，解疏屬之拘，子欲之乎？」公子曰：大夫不遺，來萃荒外，雖在不敏，敬聽嘉話。」

大夫曰：「寒山之桐，出自太冥，含黃鐘以吐幹，據蒼岑而孤生。既乃瓊巘層崚，金岸崥崹，右當風谷，左臨雲溪，上無陵虛之巢，下無蹠實之蹊，搖肊峻挺，茗邈嶕嶢，晞三春之溢露，溯九秋之鳴飆，零雪寫其根，霏霜封其條，木既繁而後綠，草未素而先凋。於是構雲梯，陟崢嶸，翦蓯賓之陽柯，剖大呂之陰莖。營匠斫其樸，伶倫均其聲。器舉

樂奏，促調高張，音朗號鐘，韻清繞梁。追逸響於八風，采奇律於歸昌，啟中黃之妙宮，發蕤收之變商。若乃龍火西頹，暄氣初收，飛霜迎節，高風送秋，羈旅懷土之徒，流宕百罹之儔，撫促柱則酸鼻，揮危弦則涕流。若乃追清哇，赴嚴節，奏《淥水》，吐《白雪》，激楚回，流風結，悲莫莢之朝落，悼望舒之夕缺。煢煢為之擗摽，孀老為之嗚咽，王子拂纓而傾耳，六馬噓天而仰秣。此蓋音曲之至妙，子豈能從我而聽之乎？」公子曰：「餘病未能也。」

大夫曰：「蘭宮秘宇，雕堂綺櫳，雲屏爛旰，瓊壁青蔥，應門八襲，琁台九重，表以百常之闕，圜以萬雉之墉。爾乃嶢榭迎風，秀出中天，翠觀岑青，彤閣霞連，長翼臨雲，飛陛陵山，望玉繩而結極，承倒景而開軒。赬素煥爛，枌栱嵯峨，陰虬負簷，陽馬承阿。錯以瑤英，鏤以金華，方疏含秀，圓井吐葩。重殿疊起，交綺對槐。幽堂晝密，明室夜朗。焦冥飛而風生，尺蠖動而成響。若乃目厭常玩，體倦帷幄，攜公子而雙游，時娛觀于林麓。登翠阜，臨丹谷，華草錦繁，飛采星燭，陽葉春青，陰條秋綠，華實代新，承意恣觀。仰折神蘤，俯采朝蘭，訴惠風于蘅薄，眷椒塗於瑤壇。爾乃浮三翼，戲中沚，潛鰓駭，驚翰起，沈絲結，飛矰理，掛歸翮於赤霄之表，出華鱗於紫潭之裏。然後縱棹隨風，弭楫乘波，吹孤竹，撫雲和，川客唱淮南之曲，榜人奏《采菱》之歌。歌曰：『乘鷁舟兮為水嬉，臨芳洲兮拔靈芝。』樂以忘戚，游以卒時，窮夜為日，畢歲為期。此蓋宴居之浩麗，子豈能從我而處之乎？」公子曰：「餘病未能也。」

大夫曰：「若乃白商素節，月既授衣，天凝地閉，風厲霜飛，柔條夕勁，密葉晨稀，將因氣以效殺，臨金郊而講師。爾乃列輕武，整戎剛，建雲髦，啟雄芒。駕紅陽之飛燕，驂唐公之驌驦，屯羽隊于外林，縱輕翼於中荒。爾乃張修罝，布飛羅，陵黃岑，掛青巒，畫長壑以為限，帶流溪以為關。既乃內無疏蹊，外無漏跡，叩鉦散校，舉麾贊獲，設金機，馳鳴鏑，翦剛豪，落勁翮，連騎競騖，駢武齊轍，翕忽揮霍，雲回風烈，聲動響飛，形移影發，舉戈林聳，揮鋒電滅，仰傾雲巢，俯殫地穴。乃有圓文之豜，斑題之貙，彭鬣風生，怒目電睒，口咬霜刃，足撥飛鋒，甎林蹶石，扣跋幽叢。於是飛、黃奮銳，賁、育逞伎。蹙封豨，攢馮豕，拉麑鷹，挫獬豸，鉤爪摧，踞牙擺。瀾漫狼藉，傾榛倒壑，隕崎掛山，僵踣掩澤，藪為毛林，隰為丹薄。於是徹圍頓網，卷旆收鳶，虞人數獸，林衡計鮮；論最犒勤，息馬韜弦；肴駟連鑣，酒駕方軒，千鐘電酹，萬燧星繁，陵阜沾流膏，溪谷厭芳煙。歡極樂殫，回節而旋。此亦畋游之壯觀，子豈能從我而為之乎？」公子曰：「余病未能也。」

大夫曰：「楚之陽劍，歐冶所營，邪溪之鋌，赤山之精，銷逾羊頭，鏌越鍛成。乃煉乃

鑠，萬辟千灌。豐隆奮椎，飛廉扇炭，神器化成，陽文陰漫。既乃流綺星連，浮采豔發，光如散電，質如耀雪，霜鍔水凝，冰刃露潔，形冠豪曹，名珍巨闕，指鄭則三軍白首，麾晉則千里流血。豈徒水截蛟鴻，陸灑奔駟，斷浮翮以為工，絕重甲而稱利雲爾而已哉！若其靈寶，則舒辟無方，奇鋒異模，形震薛燭，光駭風胡，價兼三鄉，聲貴二都，或馳名傾秦，或夜飛去吳。是以功冠萬載，威曜無窮，揮之者無前，擁之者身雄，可以從服九國，橫制八戎，爪牙景附，函夏承風。此蓋希世之神兵，子豈能從我而服之乎？」公子曰：「餘病未能也。」

大夫曰：「天驥之駿，逸態超越，稟氣靈川，受精皎月，眸瞷黑照，玄采紺發，沫如揮紅，汗如振血，秦青不能識其眾尺，方堙不能睹其若滅。爾乃巾雲軒，踐朝霧，赴春衢，整秋御，虯踴螭騰，麟超龍驀，望山載奔，視林載赴。氣盛怒發，星飛電駭，志陵九州，勢越四海。影不及形，塵不暇起，浮箭未移，再踐千里。爾乃逾天根，越地隔，過汗漫之所下游，躡章、亥之所未跡，陽烏為之頓羽，誇父為之投策。斯蓋天下之俊乘，子豈能從我而御之乎？」公子曰：「餘病未能也。」

大夫曰：「大梁之黍，瓊山之禾，唐、稷播其根，農帝嘗其華。爾乃六禽殊珍，四膳異肴，窮海之錯，極陸之毛，伊公爨鼎，庖丁揮刀。味重九沸，和兼勺藥，晨鳧露鵠，霜鷃黃雀，圓案星亂，方丈華錯。封熊之蹯，翰音之蹠，燕髀猩脣，髦殘象白，靈川之龜，萊黃之鮐，丹穴之鷚，玄豹之胎，燀以秋橙，酤以春梅，接以商王之箸，承以帝辛之懷。范公之鱗，出自九溪，赬尾丹腮，紫翼青鬐。爾乃命支離，飛霜鍔，紅肌綺散，素膚雪落，婁子之豪不能廁其細，秋蟬之翼不足擬其薄。繁肴既闋，亦有嘉羞。商山之果，漢皋之棲，析龍眼之房，剖椰子之殼。芳旨萬選，承意代奏。乃有荊南烏程、豫北竹葉，浮蟻星沸，飛華萍接，玄石嘗其味，儀氏進其法，傾罌一朝，可以流湎千日，單醪投川，可使三軍告捷。斯人神之所歆羨，觀聽之所煒曄也，子豈能強起而御之乎？」公子曰：「耽爽口之饌，甘臘毒之味，服腐腸之藥，御亡國之器，雖子大夫之所榮，顧亦吾人之所畏，餘病未能也。」

大夫曰：「蓋有晉之融皇風也，金華啟征，大人有作，繼明代照，配天光宅。其吉德也，隆于姬公之處岐；其垂仁也，富乎有殷之在亳。南箕之風不能暢其化，離畢之雲無以豐其澤。皇道昭煥，帝載緝熙。導氣以樂，宣德以詩，教清乎雲官之世，政穆乎鳥紀之時。玉斝四塞，函夏謐靜，丹冥投鋒，青徼釋警，卻馬于糞車之轅，銘德於昆吾之鼎。群萌反素，時文載郁，耕父推畔，漁豎讓陸，樵夫恥危冠之飾，輿台笑短後之服。六合時雍，巍巍蕩蕩，玄髫巷歌，黃髮擊壤，解羲皇之繩，錯陶唐之象。若乃華裔之夷，流荒之貊，

語不傳於輶軒，地未被乎正朔，莫不駿奔稽顙，委質重譯。于時昆蚑感惠，無思不擾。苑戲九尾之禽，囿棲三足之鳥，鳴鳳在林，夥于黃帝之園；有龍游川，盈于孔甲之沼。萬物煙煴，天地交泰，義懷靡內，化感無外，林無被褐，山無韋帶。皆象刻於百工，兆發乎靈蔡，搢紳濟濟，軒冕藹藹，功與造化爭流，德與二儀比大。」言未終，公子蹶然而興曰：「鄙夫固陋，守茲狂狷。蓋理有毀之，而爭寶之訟解；言有怒之，而齊王之疾痊。向子誘我以聾耳之樂，棲我以蔀家之屋，田遊馳蕩，利刃駿足，既老氏之攸戒，非吾人之所欲，故靡得而應子。至聞皇風載韙，時聖道醇，舉實為秋，摛藻為春，下有可封之人，上有大哉之君，餘雖不敏，請從後塵。」

世以為工。

永嘉初，復徵為黃門侍郎，托疾不就，終於家。

協弟亢

亢字季陽。才藻不逮二昆，亦有屬綴，又解音樂伎術。時人謂載、協、亢、陸機、雲曰：「二陸」「三張」。中興初過江，拜散騎侍郎。秘書監荀崧舉亢領佐著作郎，出補烏程令，入為散騎常侍，復領佐著作。述《曆贊》一篇，見《律曆志》。

〈【評贊】〉

史臣曰：孝若捘蔚春華，時標麗藻。睹其《抵疑》詮理，本窮通於自天；作誥敷文，流英聲於孝悌，旨深致遠，殊有大雅之風烈焉。安仁思緒雲騫，詞鋒景煥，前史儔于賈誼，先達方之士衡。賈論政范，源王化之幽賾；潘著哀詞，貫人靈之情性。機文喻海，韞蓬山而育蕪；岳藻如江，濯美錦而增絢。混三家以通校，為二賢之亞匹矣。然其挾彈盈果，拜塵趨貴，蔑棄倚門之訓，乾沒不逞之間，斯才也而有斯行也，天之所賦，何其駁歟！正叔含咀藝文，履危居正，安其身而後動，契其心而後言，著論究人道之綱，裁箴懸乘輿之鑒，可謂玉質而金相者矣。孟陽鏤石之文，見奇于張敏；《蒙汜》之詠，取重于傅玄，為名流之所挹，亦當代之文宗矣。景陽摛光王府，棣萼相輝。洎乎二陸入洛，三張減價。考核遺文，非徒語也。

贊曰：湛稱弄翰，縟彩雕煥。才高位卑，往哲攸歎。岳實含章，藻思抑揚。趨權冒勢，終亦罹殃。尼標雅性，夙聞詞令。載協飛芳，棣華增映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